河汾教

君

V
A195.776
W48

册 11
卷 11

廣皆有教蒲州學諸生

五月二日試蒲州安邑臨晉三學之士盖五百人試蒲州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於是爲之說皆有

諸生之爲文有以惻隱爲主者愚謂此章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之章異彼以不忍爲主故其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四端者以仁禮義智而序者也如天之有元亨利貞時之有春夏秋冬也以序相生故仁可

以爲宗而以惻隱之一端貫之此章立言則以羞惡
繼惻隱是仁義並舉也仁義並舉如仁之實事親是
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之章之指其下智禮樂皆從仁
義推之耳如以惻隱爲主則其序乖矣仁春也義秋
也春秋者時之中皆陰陽分也故孔子作春秋以二
時表之亦尚中之義與春陽之進夏陽極而陰生也
秋陰之進冬陰極而陽生也故其書首重春正月而
繫之王秋七月即無事事而必書也孟子開口即稱
仁義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自比於孔子

之作春秋其論幾希而終之以孔子之春秋亦以爲
舜由仁義行也春秋者仁義並舉之指也易冠以元
亨利貞之四德是四象也而孔子終之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亦以仁義準天地爲兼三才而兩之之實也是兩
儀也然心本一也而析之以四心豈果有四耶一性
而已矣見以爲仁又見以爲義又見以爲禮且智也
如邵子之所謂又溫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也中
庸以仁義禮智各析之爲四是爲寬裕溫柔齊莊中

600021
JAN 6 - 1941

正發强剛毅文理密察之十六德是謂以一生四四生十有六也卲子之數也十有六而又各四之則爲六十四卽愚之太微之數也是以合之爲畢雝竟顯之四德而統之爲一微也微也者性也道心之惟微也心一也而舜分之爲道與人則性情之畔而善惡於此分矣一道心而分之爲四則四端是也人心亦可分之爲四爲十六爲六十四則反其情之善而出之不善用六十四卦之德者也諸生爲文於惻隱等之八字止可還之以八字不必更爲訓詁更以豈弟慈祥等覩之則不止有四心而心不可勝數矣孟子之文已煩爾輩又安可繁稱也

廣孰賢教安邑縣學諸生

試安邑縣以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於是爲之說孰賢

未知其孰賢當爲舍蓄之辭而諸生直道之曰果不可以辨也則孟施舍守約之一語作何解善學者於天地間之理宜莫如破象爲第一義不破象則心光不可透出其束於萬物之象者無論矣即以聖人爲可學而步步擬之以求之於聖人之迹是亦象也吾心日營營於追尋亦得無勞乎則亦求之於其心之

不得不然處而已矣曾子者破象者也故反求諸已也北宮黝則人之象橫其胸中而務勝之見人而不見已又安見有我之當然者告子者佛氏之先鞭中國固自來有此佛氏之一派矣不必其法之入中國而後有之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即佛氏所謂無善無惡而陽明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近之矣告子之不動心不得言不得心總置之而不動即所謂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者乎而聖人則不然以性善爲主則其不動也復其本然之善而已而不爲强持也然則

可懼而懼而本然卒何憂懼之有孟施舍之以無懼爲主者亦告子之類也告子者佛之內一格也墨子者佛之外一格也內無善惡之辨而以莫思量者置之而爲不動心外無親疎之辨而以無差等者視之而爲兼愛內外一切平等則佛氏之說無剩指矣佛氏之道遺其身以養心故其學無處人倫之實行又無治天下之實政止可安居而冥坐比於枯株然聖人者反身而誠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曾子之啓手啓足即孟子之所謂踐形踐形者集義之謂也集義者

求之於吾心之不得不然而求自慊非一一擬之於
聖人之迹也是爲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之學今之解
大學之正心者不論其情之所發之正不正而云但
有所發則不正此正告子之說也而正心實根於誠
意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正異乎不思量善惡之義如
意爲無善無惡之意心爲無善無惡之心身亦爲無
善無惡之身則家國天下亦當爲無善無惡之家國
天下是何世界而天地間果有無陰陽地一片否耶

廣來安教臨晉縣學諸生

試臨晉縣以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於是爲之說來安

如此截出當以來爲主安字[illegible]點如曰即既來之
矣尚當有所以安之猶不止徒[illegible]來之者而況於不
能來乎豈止不能來之於四境之外邦域之中且不
克守之矣而諸生之詁安字太[illegible]則來字不得力此
盖截題之指其實安我者即所以來人安我者即所

以守也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來遠附邇附邇者安而守之者耶詩云庶民子來是邦域之來也放勳之教曰來之不止得其力且可移之以教矣王往也天下之所往也三老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茲安我以安遠人之效與鄭人教青青之衿而彼不來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是徒責人之不可教而不自責其所以教之也不往而求其來宜乎子衿之不應耳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鄭人不往而望其來亦可笑也易小往而大來故治

不出四境而天下可以風而動之耳文王之二南有所以來之者也厚往而薄來者聖人之所以善交鄰也春秋之書來如云祭伯來滕薛來朝來求車來求金來求賻來歸賵來歸祊來言田來乞師來奔使來盟來歸衛俘伯姬來伯姬來朝其子使鄫子來來獻捷來獻戎捷自齊逃來以邾子來之類不當來而來者也聖人之所不貴也來聘使來聘來盟于師季子來歸來納幣來媵來錫命之類此往而來者也禮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者聖人服遠人之化所謂脩

文德以來之者也然天地之化只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往者屈來者伸陰往而陽來爲順陽往而陰來爲逆故仲秋鴻鴈來季秋鴻鴈來賓者避寒以就我者也仲春玄鳥至至也者來也無可柰何春又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燕來則春來人之所不欲春之去者就陽以避陰耳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月窟之來亦可謂之春是陽回春也陰亦春也來固來也往亦來也吾心固自有常來之陽春乎聖人者法天之陽春善調陰陽之氣者也

廣聚正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易以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於是爲之說聚正

澤上有地臨者其澤爲深潤絶壑之澤而地自上臨之也詩所謂夾其皇澗遡其過澗者臨象也澤上于地萃者其澤爲原鹵隰泮之澤而地自周萃之也詩所謂彼澤之陂維蒲與荷者萃象也澤也者非地非

水地與水之間也大約高峻者即爲山原鹵者即爲地卑隰者即爲澤是爲三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山剛而澤柔也兌澤之所以可說者主受之象也受故說老氏稱玄牝凡物之主受者皆稱牝主施者皆牡也玄也橐爲牝籥爲牡鎖爲牝鑰爲牡在玉謂之好玉之好倍肉者謂之環肉倍好者謂之瑗肉好均者謂之璧好如澤肉如地是萃之象也瀆渠之所歸焉者也地之有澤如所謂淇之有隰泮汾之有沮洳也小則爲地唐大則爲湖蕩雖水也而異乎川浸是亦水中之澤也鄱陽亦云彭澤具區亦云震澤也大地之主受者莫如澤禹貢九州之地冀土白壤大陸其澤也兗土黑墳雷夏其澤也青土白墳海濱其澤也徐土赤埴墳大野其澤也揚土塗泥震澤其澤也荊土塗泥雲夢其澤也豫土壤下土墳壚孟豬其澤也梁土青黎和夷其澤也雍土黃壤豬野其澤也周官職方之九州則有幽并而無梁徐并割冀幽割青徐入兗梁入雍也東南揚其澤藪曰具區正南荊其澤藪曰雲夢河南豫其澤藪曰圃田正東青其澤藪曰望

諸河東兗其澤藪曰大野正西雍其澤藪曰弦蒲東北幽其澤藪曰豳夨河內冀其澤藪曰揚紆正北并其澤藪曰昭餘祁與其州之山鎮川浸配而參其土壤之產是以揚有其利金錫竹箭其畜鳥獸其穀稻之萃荆有其利丹銀齒革其畜鳥獸其穀稻之萃豫有其利林漆絲枲其畜六擾其穀六種之萃青有其利蒲魚其畜雞狗其穀稻麥之萃兗有其利蒲魚其畜六擾其穀四種之萃雍有其利玉石其畜牛馬其穀黍稷之萃幽有其利魚鹽其畜四擾其穀三種之萃冀有其利松柏其畜牛羊其穀黍稷之萃并有其利布帛其畜五擾其穀五種之萃爾雅十藪周有焦護秦有陽陓鄭有圃田宋有孟諸魯有大野齊有海隅楚有雲夢燕有昭餘祁吳有具區晉有大陸或一澤而駢名或同區而異表此其澤之大者而其他繁如磨空者未嘗不與支山支川錯也然地絡有陰陽焉澤藪者即山鎮之牝也有一山即應有一澤莊子云藏山於澤有力者負之而走是王受之象也故華實之毛貢上腴於陸海狩獵之圃兼饒利於鹽泉是

澤氣之達地而上而萃之收功也則聖人之所取則也欲人之爲我萃我先有所以萃之則假廟而用大牲者爲第一義也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有天乃有祖率之以假其祖示之以一本茲所謂順天命也我率之以事天事親是爲合衆人而爲一人人乃大人不能不利見之也周公既作洛邑則立清廟而率來朝之諸侯以祀文王又爲明堂以享　帝而奉文王以配之爲南郊以祀天而奉后稷以配之是萃道也其聚正非要結徂誑之也其往而之於天下也無不利聖人信可謂見天地萬物之情者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俎豆軍旅之事未之或岐出也故兵之動大衆者必本於人和澤之象地四周之是四面受敵之象也故又以戒不虞爲之坊也

廣日永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書以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於是爲之說日永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春分之刻晝夜皆五十故中夏至之刻晝六十故永秋分之刻晝夜皆五十故中冬至之刻晝四十故短星鳥者昏中以鶉火之次也星火者昏中以大火之次也星虛者昏中以玄枵之次也星昴者昏中以大梁之次也秋稱虛冬

稱昴則春當稱星而桀稱鳥夏當稱房不稱房而稱火心卽大火也盖舍雖有二十八而度有多少之不均故酌而稱之月令則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背觜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顧氏以爲月令之在奎則書之冬也在東井則書之春也在角則書之夏也在斗則書之秋也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伏羲神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於夏商之際金氏以爲歲差之法當以七十三年爲秒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一千九百餘年而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也至宋初而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也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昏亦壁中也按此則周之於堯盖差二十七度而宋之於周則差二十四度今則冬至日在箕四度是視延祐又差以四度矣天啓元年辛在酉十一月之九日丙午爲冬至日在箕四度也逆推之前十年爲辛亥十一月之十九

日甲寅冬至日在箕四度又前十年爲辛丑十一月之二十七日辛酉冬至則在箕三度又前十年爲辛卯十一月之七日己巳冬至則在箕四度又前十年爲辛巳十一月之十七日丁丑冬至則在箕四度又前十年爲辛未十一月之二十六日甲申冬至則在箕四度又前十年爲辛酉十一月之六日壬辰冬至則在箕五度即以嘉靖甲子論二月三十日癸酉春分日在壁三度五月四日乙巳夏至日在參十度八月七日丙子秋分日在翼十八度十一月八日丁未冬至日在箕四度視唐虞計差五十三度則古今之春夏秋冬頻易位其日之長短不知視今日爲如何必更有增減於其間者是爲一元之四時更有大增減於其間者爲五萬萬元之四時耶太玄終於養而始於中養以準十月日舍斗宿二十二度中以準冬至日舍牽牛初度其說於宋爲近此蓋泛論曆法曰行之度未即爲漢曆然班氏以爲與太初歷合亦有顓頊歷焉按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於

牽牛之初亦與太玄差應

廣盡瘁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詩以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於是爲之說盡瘁

此詩三章凡六韻了是五言古以十二或字起之韓退之南山以一或字演千言之大什然不出雅人之變蜻蛚之詩末章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歐陽永叔之醉翁亭以一也字演環滁

之雅記然不出風人之變善文者以第一格之議論運第一格之筆鋒故北山以盡瘁事國之一語曲寫其獨賢不均之歎蟬蝀以不知命之一語點化其風流水濫之思神出於文章之外而氣行於文章之中不區區在字句間求之韓歐有用之文其議論可佐佑六經而其筆期於達其意初非以字句襲古人者也而謝疊山之品韓文以其句之長短爲法宜乎何胎簪有法亡於韓之誚則謝氏之不善品古人耳善爲文者用眼不善爲文者用手手者眼之卒徒眼者

手之將帥即千乘萬騎僅指麾之於幄帳之間有眼力不患無腕力眼枯而欲腕力之捷於成風吾弗信昔者漢高帝以獵事白鄭侯之功以折十八侯之心曰擊兎者狗也發縱指使者人也列侯之奔走於步伍矢石者狗也蕭何者其發縱指使之人也以狗馬之材欲與人爭功不能然則手亦行文者之狗馬眼其發縱指示之人也文之惟其手所塗抹以成行者狗馬之技也開眼力以抽奇論而命令筆精墨浪以軒飛者始可謂之人之才也嗟乎癡兒以狗馬爲文

而哲匠以人爲文以出之於狗馬者而欲與人之才相角抗亦何異爲跡兎蹄之擬工垂之指乎吾未見狗馬之具人眼亦未見具人之腕也而安得不反噬之耶如欲追韓歐於入代之上則直須洞擅千古之眼力臨青天而直下以驅役其削堅之風斧勿忽漫憑于腕如鋒灌樊噲等之類狗爲籠罩群雄之赤龍大風飛揚之舌所笑也

廣伐衛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春秋以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莊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莊公六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莊公十有三年正月癸丑公會齊侯晉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僖公二十有八年於是爲之說伐衛

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氏以爲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

王室遂虛春秋謹天象也夫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之大者也未遽以五國之逆王命而納衛侯遂感變以至此然五國之連衡以拒王命寔五霸之漸也五霸者七雄之漸也七雄者秦之漸也自有天地以來即有生民有生民即有君臣有君臣即有封建至秦而烹滅以至盡至此始截然更爲一世界豈非古今之大變而開闢所未有乎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吞噬之者四百年而七千國滅矣湯之時尚三千國耳吞噬之又六百年而一千二百國又滅矣武王之

時僅一千八百國耳又五百餘年而至獲麟其見於春秋者止百四十國又二百年而至戰國則南面稱寡者僅二十有四其大者爲七雄他如魯衛滕薛宋任中山之屬凌雜如米鹽而未幾盡盡於七雄之吞噬又未幾而盡盡於一秦是非天地以來之第一變耶自有伏羲之圖書以來即有易歷三皇五帝而有書歷三王而有詩孔子之六經立萬世之人紀而三皇五帝三王之書也幾爲秦火之所盡而欲愚黔首於無知是豈非自有生民以來之大變與故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然猶知有王也七雄則君臣之倫絕矣然尚知追慕五霸也至秦則六經幾盡於一炬而道脉幾不傳則宜乎其有恒星不見之異與或云佛氏以此時生西域或云在昭王時時不可盡知然在昭穆時爲近之亦不必其生於此時而遂致變但百王以及夫子之徂而道統支離至於漢之衰而佛教入歷唐歷宋而君臣父子半絕於人類漢之零丁而爲魏晉六朝也唐之零丁而爲五代也已不啻五霸七雄之慘至宋之剗絕而爲胡元也遂以夷狄之主

溢中國而繼皇王之後者百年人類委於禽獸其變乃甚於秦六朝之亂亂於五胡五代之亂亂於契丹以及胡元之剗絕沿統定佛教爲之陰持之總之道統與治統雙剗絕則恒星之變之應之遠應如此不區區一齊桓晉文之爭霸也春秋者萬世之書也孔子筆之於千載而吾輩覆驗於千載之後鑿鑿乎其如響也夫天之不示人以恒象豈亦逆知千載之後有逆天之說之混於人心乎而乃示之異則佛教之變爲甚而胡元之變次之秦之變又次之吾輩之生

於功高萬古之朝者其尚本六經以尊天命掃異說而植人倫毋自陷於夷狄而莫之返也則日月星辰之運應大明於此時者也

廣閶市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禮記以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於是爲之說閶市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門者左右角間也左角李右角將一曰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大角爲天廷則東宮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一曰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一曰貫索一

曰連索一曰連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占星主見則獄事繁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近十六日則中宮也觜觿南四星曰天廚在屏主涸廚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南鼎畢間爲天街日月五星所出入要道若津梁者也天街三星在畢鼎間主國界街南華街北狄天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爲天關五軍蓋卽天五潢五帝車舍主載穀者皆西宮也謂

王者秉時氣以布德則上應五帝座天門開者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以動發德化象也天牢空者中星虛而口開改元而有赦也天矢起者其色黃也天街圍者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圍三暮乃成漢高帝之平城月暈參畢者七重圍畢不圍鼎故災王中國不爲行德之應也天關動者蓋三柱見而倉庫實邊將明而遠夷貢之驗也然三垣有天市東宮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星衆者實其虛則耗寔下應人事月令以仲夏行令則門閭

毋閉欲其通時氣亦以散暑氣也是爲開天門關
市毋索不搜其匿稅以行寬大之政也是爲動天關
實天市挺重囚以寬其禁繫則輕者盖赦之矣是爲
空天牢暈天街挺之而又益其食以實其腹是爲起
天矢爾者東郊連堕名城奸細滿郊當五月而都門
閉以諸御史主之安得行門閭毋閉令耶吾固願其
開天門以應蒼帝也山海關以丸泥封而逃兵逃民
自一片石密度矣都市之搜索奸細者無虛日安得
行關市毋索令耶吾固願其動天關實天市以應黑

帝也盛暑行戮檻車四逮失志於邊垣者望風以解
組者胥繫矣大司馬請逮鉞臣矣而追論失事之罰
日以數上安得行挺重囚令耶吾固願其空天牢以
應赤帝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餉日告匱而履畝
之徵無已安得行益其食令耶吾固願其起天矢以
應黃帝也春初歲在昴而胡猖獗入夏則歲踰天街
以福我其胡無人漢道昌乎吾固願其暈天街以應
白帝也騷人曰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老
杜曰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薰赤羽旗家夫子亦

曰吾將騎鳳出天牢予少時嘗有天門開之篇曰五億天門洞曠開兩曜軒光燭上台比釋褐與觀於圜土惻然曰安得淑問如皐陶使帝行德空天牢金爲諸生誦之以激憂時之苦思云爾

廣斗數教蒲州等三學諸生

試論以觀斗數於是爲之說斗數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玉衡屬杓魁爲璇璣第一曰王日法天第二曰王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塡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

月五星曰七政卽七緯也是七政皆受戒於斗也杓
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
魁海岱以東北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四宮各七宿者應斗之七也二
十八舍主十二州角亢鄭分曰兗州氐房心宋分曰
豫州尾箕燕分曰幽州南斗牽牛吳越分曰揚州須
女虛齊分曰青州危室壁衛分曰并州奎婁魯分曰
徐州胃昴趙分曰冀州畢觜參魏分曰益州東井輿

鬼秦分曰雍州柳星張周分曰三河翼軫楚分曰荆
州斗秉兼之故十二月則指星紀而爲丑應揚州十
一月則指玄枵而爲子應青州十月則指娵訾而爲
亥應并州九月則指降婁而爲戌應徐州八月則指
大梁而爲酉應冀州七月則指實沈而爲申應益州
六月則指鶉首而爲未應雍州五月則指鶉火而爲
午應三河四月則指鶉尾而爲巳應荆州三月則指
壽星而爲辰應兗州二月則指大火而爲卯應豫州
正月則指析木而爲寅應幽州壽星其龍首大火其

龍腹析木其龍尾也星紀其武首玄枵其武腹娵訾其武尾也降婁其虎首大梁其虎腹實沈其虎尾也鶉首其鳥首鶉火其鳥腹鶉尾其鳥尾也太白曰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乃回指於東方斗豈止知春寔知四時與晝夜故一歲之所指則有十二辰以協日月之會一日之所建則有昏建夜半建平旦建以定晝夜之分太玄曰斗一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斗一南者自冬至以後斗漸南指也斗一北者自夏至以後

斗漸北指也日一北者自冬至以後日漸北躔也日一南者自夏至以後日漸南躔也冬至者斗之北之極也故自子而丑以漸南也陽長則物向生也夏至者斗之南之極也故自午而未以漸北也陰長則物向死也冬至者日之南之極也故自冬而春以漸北也漸北則漸長物與之俱壯也夏至者日之北之極也故自夏而秋以漸南也漸南則漸短物與之俱老也故北斗者天之喉舌決萬首之狐疑而判混沌之案者不觀斗則茫茫然止見天象之旋而不知其爲

何以建月而成歲日月星辰環其外而斗柄制其中
權衡度量之所象以制器則聖人之法度所自出者
也十二辰則辰巳午未申在天上戌亥子丑寅在地
下卯酉在天地之際卯東爲春正午南爲夏正酉西
爲秋正子北爲冬正是地上無戌亥子丑寅地下無
辰巳午未申也日百刻長至五十有九刻則或有時
而日出寅入戌至歷時者九短至四十有一則或有
時而日出辰入申僅歷時者五二分日出卯而晝夜
均寅戌之二辰有時而在地上者夏至則地下遊而

南故辰之下而北者在地上而日以此出入也卯酉
之二辰有時而在地下者冬至則地上遊而北故辰
之上而南者在地下而日以此出入也十二辰如其
有十三行省也七政如其有六曹也聖人者亦人中
之北斗六經其七政也是故夫子可以當天樞伏羲
可以當天璇黃帝可以當天璣神堯可以當天權大
舜可以當天衡文王可以當開陽周公可以當搖光
也是故周易可以當王日之政尚書可以當王月之
政四詩可以當命火之政春秋可以當欽土之政三

禮可以當伐水之政孝經可以當危木之政論語可以當伐金之政也